

奇婚记

戏剧集

贺寿光 著

537

奇 婚 记

贺寿光等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常州三井印刷厂排版 宜兴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2开本 11,875印张 1 插页 25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册

ISBN7-5396-0040-7/I·37

统一书号: 16111·1184 定价: 2.20元

责任编辑 张森林

在开拓中前进(代序)

王 鸿

江苏素称“人文荟萃”之地，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很多著名的剧作家。特别是明、清两代，名士如林，佳作纷呈。他们的作品，有的由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王世贞的《鸣凤记》)；有的经过长期流传，整理改编成为优秀的传统剧目(如朱素臣的《十五贯》)。今天戏剧舞台上经常上演的一批传统剧目，其中有不少剧本的原著是出自江苏古代剧作家之手。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开展以来，洪深、丁西林、陈白尘等江苏籍著名剧作家，则以他们的优秀剧作和从事的进步戏剧活动，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建立，为剧作家开辟了广阔的耕耘沃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越来越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更为繁荣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我省陆续产生了一些具有较高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的剧目，也培养锻炼了不少文艺人才。但也毋庸讳言，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我省的戏剧艺术生产是处于“不冷不热的温吞水”状态，还拿不出能够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拳头产品”。与我省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与历史文化地位很不相称。不仅人民群众不满意，一些热心于

我省戏剧艺术事业的同志也为此而焦急不安。

一九八四年的烟花三月，古运河畔的扬州还处于早春天气，全省一百七十多位戏剧界的代表聚会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共同探讨如何繁荣兴盛我省的戏剧事业。在这里召开的全省戏剧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立大志，抓质量，攀高峰”的口号，反映出全省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共同心声。大家回顾前辈剧作家向艺术峰峦上攀登的业绩，面对当今人民群众对戏剧艺术的新需求，深感自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应当在发进取，刻意求新，力争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精神产品。

扬州创作会议以后，不少剧作家认真学习，深入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观察力与剖析力。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既重视纵向继承，也注意横向借鉴，为创造与发展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艺术，进行不懈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省的戏剧创作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势头。各地陆续搬上舞台的现代戏、新编古代戏和经过认真整理加工的传统戏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些剧目达到了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质量。特别是大型现代淮剧《奇婚记》，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荣获剧本、演出、作曲、主演、配演等七个一等奖，共得十二块奖牌，创造了我省历次参加全国性戏剧会演、调演或观摩演出的最好成绩。

以《奇婚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剧目的相继诞生，标志着我省的戏剧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收在这本选集里的六个大型剧本，题材、体裁、样式、风格各不相同，但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在组织领导戏剧艺术生产方面，

认真端正创作指导思想，努力探索与遵循艺术生产规律，注意挖掘与发挥艺术生产的创造性活力，锐意开拓，勇于攀登，积累了不少经验，特别是在《奇婚记》等优秀剧目生产过程中所摸索出的经验，具有较普遍的现实意义，可供研究与借鉴。

（一）更新戏剧观念

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个观念的形成，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衍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观念也会有所变化。但由于某些观念是在长时期内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往往不可能轻易改变。

对于戏剧观念的更新，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理解与阐述。而较多的争议，是囿于戏剧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技巧（这也是重要的方面），很少触及到对戏剧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如戏剧与时代、戏剧与政治、戏剧与生活等方面的关系。正是在这些方面，旧的戏剧观念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居于支配地位，直接妨碍了戏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写中心演中心”等旧观念制约下，曾经出现过大批图解政策，空洞说教，内容苍白，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

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讴歌四化创业者和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人，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是戏剧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但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时代精神，不能仅仅看它选取了什么样的题材，不能认为作品里写了“四化建设”，写了“改革”，写了“当代人”，就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了。如果仅仅具有题材的当代性，剧中所塑造的人物是苍白的，揭示的问题是表象的，表现的手法是陈旧的，仍然会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其中有些作品也许能

够热闹一时，但必将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作品是否具有时代精神，应看它是否真正触及了时代跳动的脉搏，是否塑造了富有时代色彩的新人形象，是否能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给予当代人启迪与思考。

以淮剧《奇婚记》为例，这出戏并没有正面反映农村的变革，没有充分展现农村的崭新面貌，也没有出现“万元户”、“专业户”等新型农民的形象，如果持旧的戏剧观念来审视这一剧目，会认为它缺乏浓厚的政治色彩，时代感不强。用新的戏剧观念来研究，则可发现作品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写了人，写了情，更在于着力表现了剧中人物思想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秋萍、雨春、大憨、二婶、春兰等人物身上，反映出当代农村群体性精神的趋势，也展示了青年农民对新的生活和现代知识的追求。剧中所反映的恩情与爱情的矛盾，实质上是新的人生观、道德观、恋爱观与貌似正确的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剧作家真实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剧中人物心田里流淌出的感情波涛，才能强烈地扑打着当代人的心扉。大憨、秋萍、雨春都应当属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但他们完全不同于以旧的戏剧观念设计出的那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痛苦与欢乐，对周围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他们抛却旧的道德观念，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产生的感染力，是那种模式化的先进人物所不可能达到的。

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评奖结果表明，将《奇婚记》报送文化部参加选拔、评比的决策是正确的，从而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

到更新戏剧观念的重要性。

在摒弃文艺作为附庸于政治的工具这一旧观念的同时，有人又走向另一极端，产生了非政治化非现实化的倾向，认为文艺离开政治与现实越远越好，要“淡化时代”、“淡化政治”、“淡化生活”。持上述认识的同志，将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与配合中心图解政策等同起来，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实质上是旧的戏剧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5页）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几乎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各自所处社会的“五光十色”。问题不在于戏剧作品能否反映现实生活，包括反映重大的政治题材，而在于如何反映。如果处置得当，不仅不会重蹈附庸政治的复辙，而且会增强作品的时代气息与审美价值。如锡剧《当家人》就是取材于当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作者在深入生活过程中，没有满足于一眼就能看出的农村欣欣向荣的表象，而是多方面地汲取有助于创作的信息与营养，对生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开拓。剧中围绕一个农民家庭在致力于发展商品经济，以求科学致富的进程中，由谁来主宰家庭的经济生活这一中心事件展开矛盾，产生了公媳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姑嫂之间的戏剧纠葛，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农村新的思想观念、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必将居于主导地位的必然趋势。这个戏由于有着浓郁的喜剧色彩和较深的思想内涵，并未因其反映了现实生活而影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演出一百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

情赞许。

对于新编古代戏和整理改编传统戏，有些同志受旧的戏剧观念的影响，将古为今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硬要求历史题材作品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用历史故事来阐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问题，甚至要求剧中的古代人物与现代人物“对号入座”。这实际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观念在对待历史题材作品方面的反映。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历史反思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历史题材作品所应具有的时代精神。写历史，应当以今天的思想认识水平去观照，去审视。如果一出新编古代戏与当今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无任何共通之处，这样的作品也不可能具有多高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新编古代戏扬剧《血冤》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妇女刘翠娥的形象。她的凛然正气令人赞叹，她的不幸经历催人泪下，她的以死抗争撼人肺腑。剧作者摆脱了旧的戏剧观念的束缚，不是将历史与现实“直接挂钩”，而是努力寻找历史人物的精神、思想、性格与现代观众的契合点，使人们能够自然地联系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感受进行思考。

更新戏剧观念，并非一提“新”字就什么都好。对“新”需作具体分析。比如，前一时期有些文章在批“左”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也当成“左”，当成“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来批了，我们是不能赞同的；有人鼓吹中国的文艺要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要“全盘西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有的作品不从生活出发，内容空泛，图解概念，但形式上很花哨，看上去很“新”，也是不值得提倡的；还有一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内容荒诞不经，更是不可取的。

(二)要建设好一支创作队伍

建立一支有一定数量并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对于繁荣发展戏剧创作是必不可少的。我省至今已逐步建立起一支专业戏剧创作队伍，总人数近三百人。省、市两级有剧目工作室，多数县成立了创作组，还有不少文艺表演团体配有专职编剧。近年来我省在全国得奖、参加全国调演的和一批较有影响的剧目，大都出自专业编剧之手。业余作者队伍也有很大发展，不断涌现出有才华的剧作者。收在这本选集中的《笑的联想》、《当家人》、《毛脚媳妇》均为业余作者执笔或参加创作的。有不少业余作者陆续调进市剧目室、县创作组或文艺表演团体，切实加强了专业编剧队伍。

建立戏剧创作队伍，这是前提。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提高这支队伍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文艺必须和时代同步前进，如果剧作者不认真学习和理解指导时代前进的正确思想与方针政策，自己的步伐怎么可能与时代前进的步伐合拍呢？文艺应当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如果剧作者不深入到生活之中，并提高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力与洞察力，自己的笔下怎么可能喷吐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呢？文艺应当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与艺术感染力，如果剧作者不认真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经验，不断扩大知识面，勇于开拓，刻意求新，又怎么可能使自己的作品产生扣人心弦的力量呢？为了帮助剧作者提高思想水平与业务水平，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各种措施，如：送编剧人员到大专院校进修、到省戏校培训、举办读书班、讲座、组织形势报告会、印发学习材料、赠送书刊、邀请著名剧作家介绍创作经验等。为了解决剧作者深入生活的困难，省文化厅颁发了剧作者深入生

活的有关规定，每年都拨出专款，给深入生活者以补贴。省、市剧目室曾多次组织剧作者去工厂、农村参观访问，感受时代脉搏，领略建设风采。有些市、县文化局长还亲自帮助剧作者联系深入生活的基地，为他们提供深入生活的方便。

省文化厅和剧协江苏分会每隔一两年要召开一次全省性的戏剧创作会议，针对戏剧队伍的思想实际，组织学习，提高认识，交流经验，拓宽思路。每次创作会议的召开，都给予向上攀登的戏剧工作者以新的动力。

艺术生产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对于优秀剧目，理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省文化厅（原省文化局）和剧协江苏分会联合制订了戏剧百花奖条例，以此作为全省戏剧的最高奖，一年或两年评奖一次。省文化厅于一九八三年制订优秀现代戏演出百场奖条例，已连续四年评出获奖单位。省文化厅和剧协江苏分会每两年联合举办一次全省新剧目调演，对调演剧目的创作、演出以及各个单项进行评奖。此外，对于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好戏给予专项奖励，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剧目给予重奖。这些措施，对于发扬先进，激励广大戏剧工作者奋发向上，勇于创新，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扬优势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谈到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这是军事上夺取胜利的重要战术。其实，我们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扬长避短，以优取胜。要繁荣发展戏剧艺术创作，也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扬自身的优势。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一个优秀剧目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剧本、表导演、音乐、舞美等等，哪一方面有所欠缺，都会直接影响剧目的质量。因此，要发扬优势并

非一个总的概念，对剧作家的学识修养与生活积累、剧种的特色、剧团演职员的素质等各个方面，都应予以重视。

从剧作家来说，由于各人的经历、修养、造诣、情趣等方面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有些剧作家尽管知识渊博，对戏剧艺术的造诣很深，但也不可能熟练驾驭任何题材的作品。每个人都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那种写什么怎么写要由领导出思想、出题目的做法，其荒谬之处在于从根本上违背了艺术生产规律，无法发挥剧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优势。

对创作题材的选取，要尽可能注意到从本省、本地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生活出发，挖掘具有本省、本地特色的重大题材，发挥自身在题材方面的优势。当然，是否能真正发挥题材优势，还不在于题材本身，而在于剧作家驾驭题材的真知灼见与表现功力。如果既有前者，又有后者，那么，在反映具有本省、本地特色的重大题材时，必然比外省、外地的作者反映同一题材有利得多。

各个戏剧剧种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各不相同，在发展过程中改革创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它们各有自身的长处与短处。有的剧团长期坚持演出现代戏，剧团的表导演和各个部门的人才对演出现代戏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也有的剧团古装戏演得很好，演起现代戏来，却使人感到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剧种、剧团的主要演员，也有他的长处或短处，观众往往评价某个剧目是某个演员的“拿手好戏”，就是指这个剧目可以充分发挥其表演优势。

淮剧《奇婚记》所以能在全中国戏曲观摩演出中获得七个一等奖，正是由于在各个方面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从剧本改编

来说，贺寿光、徐恒斌与宋泽夫三位作者都是在农村成长的，家庭都在农村，他们对小说《太阳》所反映的那一段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对小说中主人公的遭遇与追求、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正是他们能够在小说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有利条件。淮剧这个剧种有编演现代戏的优良传统，近些年，江苏省淮剧团编演了多出现代戏。全团演职人员有演出现代戏的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经验。这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淮剧的音乐唱腔苍劲中见委婉，激昂处显深沉，适宜充分揭示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写人、写情见长的《奇婚记》，为音乐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淮剧剧种的音乐唱腔优势。由于各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使这些综合艺术优美和谐，成为高档次的艺术精品。

诚然，优势也非一成不变的。如生活积累问题，随着社会的变革，生活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剧作家普遍面临着必须不断深入生活与重新认识生活的问题，如果光凭“吃老本”，甚至脱离了生活，疏远了人民，昔日的优势今天就可能成为劣势。一个剧团自身的长处与短处，同样是可能转化的。在新的形势面前，要正确处理继承与改革的关系，努力求新创新，才能保持与发扬自身的优势；相反，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也会逐渐丧失原有的优势。

（四）要经得住磨练

一个优秀剧目的诞生，一般都要经历一段艰苦的修改提高过程。有些基础较好的剧目，几经修改，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了下来，也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而另一些剧目，由于能够做到锲而不舍，力排干扰，坚持修改提高，终于达到了较高的思想艺术境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清除多年来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使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政策环境，也获得了比过去好得多的创作条件。但在实际生活中，“左”的思想、“左”的做法并未完全根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冲击着文艺领域；党内和社会上的某些不正之风，也不时对创作队伍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新剧目在产生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与干扰。创作能否坚持下去，能否取得好的成果，必须不断抵制与排除各种干扰，甚至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些基础较好的剧目，为什么会突然夭折或演了一阵就束之高阁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打煞”了，一是被“捧煞”了。

被“打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左”的流毒尚未完全清除，对某些剧目的评价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粗暴指责，横加干涉，无限上纲，甚至随意禁演。有些剧目虽然存在某些方面的缺点或不妥之处，但并非无法修改提高，却在“左”的干预下，从舞台上消失了。近些年来，由于坚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左”的市场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已逐渐减少，但尚未绝迹。

被“捧煞”的剧目，大都是基础较好的。这类剧目如果经过认真刻苦的修改加工，有可能产生较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也可能成为精品。但当它刚闪露出一些光彩，甚至尚处于半成品时，却在一片喝采声中，将剧目连同作者捧入了九霄云外。从此，作者踌躇满志，再也听不进中肯的意见了，再也无意继续往上攀登了。有些剧目虽曾热闹了一阵，很快就湮没无闻了。被“捧煞”的剧目比起被“打煞”的剧目，其遭遇自然

要好得多，但它很快失去生命力的结局，与被“打煞”的剧目并无多大区别。

一个有基础、有希望的剧目，既要防止被“捧煞”，又要避免被“打煞”，这就要求剧作家既能做到虚怀若谷，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又要有清醒的头脑，能对各种意见进行鉴别与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当自己真正看准了、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就要敢于坚持，不为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这不仅是对剧作家思想水平、艺术见解的检验，甚至是对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自身灵魂的检验。如果有某些私心杂念，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淮剧《奇婚记》从开始改编到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约一年多时间，比起某些优秀剧目的产生，时间不算很长。但在剧目产生过程中遇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与压力是不小的。剧作者所经受的考验是严峻的。他们在省、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同志的关心与支持下，经受了磨练，没有使剧目夭折在刚问世之时。尔后参加省里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戏剧调演，剧本与演出均获戏剧百花奖，并获得其他多项奖励。在这个阶梯上，他们并没有止步，而是寻找差距，继续攀登。为了迎接文化部的选拔，剧本的结构虽未作大的改动，但重写了两场戏。特别是慑人心魄的第六场结尾，原来的剧情是大憨服农药自杀（未遂），想以此来成全秋萍与雨春的爱情。赴北京演出以前，改为大憨主动将秋萍推至门外，催促她赶紧追随雨春离家外逃，免遭不测。经过这样的改动，大憨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就显得更为主动，更为高尚，也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大憨与秋萍之间的纯真感情。每场戏演至此处，台下都有很多观众唏嘘落泪。扬剧《血冤》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构思剧本提纲，

写出初稿，经过三次大的修改，才决定投入排练，以后又经过六次修改，终于跨入了一个新的高度。锡剧《当家人》、滑稽戏《毛脚媳妇》等，也都是经过反复修改，才使剧目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较为完美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邓小平文选》第183页）《奇婚记》等剧目的创作与演出，由于能够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自觉地深入生活，反映时代，服务人民，因而受到人民的热忱欢迎。目前，不少文艺团体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有些剧种剧目的上座率在明显下降。《奇婚记》等剧目所取得的成就，对广大戏剧工作者既是鼓舞，也是鞭策。大家只要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思想观念上除旧布新，努力深入生活，不断向新的艺术领域攀登，求真、求深、求美、求精，就一定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一九八七年六月于南京

目 录

在开拓中前进(代序)	王 鸿 (1)
奇婚记(淮剧)	贺寿光 徐恒斌 宋泽夫 (1)
出“奇”重情 刻意求新	
——淮剧《奇婚记》评介	殷 虹 (51)
当家人(锡剧)	汤 旭 溪 源 复 观 茹 芳 (53)
新的人物 新的观念	
——简评锡剧《当家人》	赵永江 (121)
血冤(扬剧)	刘葆元 汪 琴 (124)
有新意有特色的公案戏	
——谈扬剧《血冤》	练福和 (163)
笑的联想(娱乐剧)	肖 明 (165)
哈哈镜中看生活	
——娱乐剧《笑的联想》评介	杨 颀 (211)
公公做媒(淮剧)	王 沂 (213)
生活观念的更新与现代戏的创作	
——淮剧《公公做媒》评介	李培健 (278)
毛脚媳妇(滑稽戏)	高仲欣 凡 君 高 翔 (281)
雅俗共赏 寓教于乐	
——《毛脚媳妇》评介	凡 君 志 超 (363)

六场现代淮剧

奇 婚 记

(根据郑彦英小说《太阳》改编)

贺寿光 徐恒斌 宋泽夫

人 物 表

田大憨	三十八至四十六岁。
秋 萍	十二至二十岁。
田雨春	十四至二十二岁。
春 兰	二十多岁。
二 婶	三十五至四十三岁。
老田埂	五十五至六十三岁。
田长发	四十五至五十三岁。
二 楞	二十多岁。
瞎 爹	六十岁。
群 众	若干人。

序 幕

时 间 十年内乱中期。